

魏晉南朝的「溪族」與陶淵明的族屬問題

呂 春 盛^{*}

提 要

東晉南朝史籍有零星關於溪族的記載，向來並不被留意。自從周一良、陳寅恪對此族加以考證，並認為東晉名將陶侃、大詩人陶淵明出於溪族之後，學界關於溪族的研究紛紛而出。儘管如此，由於史料殘闕，關於溪族的族群內涵，至今仍模糊不清。

一般認定有關溪族的幾項特色，仔細思索並不能把所謂的溪族描繪清楚。倒是由溪族即所謂五溪蠻的說法加以追蹤，發現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含糊的概念，其內涵包括許多非漢族的不同族類，蠻只是對當時長江流域各非漢族群的泛稱，五溪蠻則是對五溪地區各非漢族群的泛稱。因此，所謂的溪族，未必是一個概念明確的特定族群，而只能把溪族理解為當時非漢族群「蠻」的一部分。

依據史料，陶侃曾被當時人罵為「溪狗」，陶侃身上應當保有某些異族的色彩，而不被「中華人士」視為同類。但陶侃並非遠離漢族社會聚族而居，而是已漸融入漢族社會。陶侃出身或與溪族有關，但其建功立業多憑個人才華，未見有溪族勢力之奧援。

陶氏家族到陶侃的曾孫陶淵明時代，幾乎已經不見任何異族色彩了。依據血緣，可以說陶淵明出自南方溪族，但當時漢人不以異族視之，陶淵明內心深處雖潛藏著自我族群的意識，但對外並不承認自己是溪族。至此，可以說溪族出身的陶淵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明已漢化融入漢族社會了。

關鍵詞：魏晉南朝、溪族、陶侃、陶淵明、族群關係

一、前言

《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載東晉境內的族群：

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為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鼈，嗜慾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¹

據此，東晉境內有所謂「谿」的族群。關於此「谿」族，魏晉南朝史書或作「溪」、「僊」、「奚」。近人周一良在 1938 年發表〈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²最早對此族加以考證，認為魏晉南朝的溪族，散在南境諸州，多以漁釣為業，並認為東晉名將陶侃即出身於溪人，陶侃之曾孫即大詩人陶淵明當然也是溪人的後裔。³嗣後，陳寅恪發表〈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⁴亦指出陶侃、陶淵明出於溪（谿）族，並進一步認為此族實即為《後漢書·南蠻傳》的槃瓠種蠻，此支蠻種所以號為溪者，與五溪地名至有關係。此後東晉南朝境內之溪族始被留意，尤其大詩人陶淵明出自溪族，幾乎已成為定論。

然而，由於史料之殘闕，溪族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族群，尚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其次，一代詩人陶淵明若僅由其詩文觀之，任誰也難於想像會是出於南方土著的溪族。到底當時的人如何看待陶淵明，陶淵明的內心世界又具有什麼樣的族群意識，這些都是值得再加以探

¹ 《魏書》，卷96，〈僭晉司馬叡傳〉，頁2093。按本文所引正史，除有特別指明外，皆為北京中華書局之點校本。

² 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1938)，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0-93。該文附記完稿於1937年6月，曾得陳寅恪之指導修正。

³ 按後人常認為此說始於陳寅恪而忽視周一良，但若以發表年代論，此說應始於周一良。

⁴ 參見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4)，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頁531-566。該文附記完稿於1942年9月，又記蘆溝橋事變前曾與周一良往復通函，討論南朝疆域內的民族問題。

討的問題。以下由重新檢討關於溪族的文獻記載，逐次探討上述的問題。

二、關於溪族的文獻記載

關於魏晉南朝溪族的文獻史料極為有限，茲大致依年代先後摘錄如下。

(1) 《三國志·吳書朱異傳》裴松之注：

《吳書》曰：（朱）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⁵

按這裡所謂「傒子」，當即指傒（溪）人，周一良認為當時習慣於種族名下加子字，蓋輕蔑之通稱。⁶文中所言「傒子」指何人，並不清楚。

(2) 《世說新語·容止篇》：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於謝天下。」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布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⁷

按這裡所謂的「溪狗」，明顯的是指陶侃（陶公），六朝人每喜以狗字為罵人之詞，⁸一般皆據此認為陶侃是溪族人無疑。

⁵ 《三國志》，卷56，〈吳書·朱異傳〉，頁1316。

⁶ 見前引周一良之文，頁49。

⁷ (劉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1984)，〈容止第十四〉，頁616-617。

⁸ 見前引周一良之文，頁49。

(3) 《資治通鑑·晉紀三十七》安帝義熙六(410)年：

參軍殷闡曰：「(盧)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胡三省注：始興溪子，謂徐道覆所統始興兵也……〕⁹

按這裡所謂的「始興溪子」，胡三省注謂徐道覆所統領的始興兵，亦即當時始興(廣東省曲江縣東)有溪族，被徐道覆徵召為兵。

(4) 《初學記·奴婢第六》載宋喬道元與天公牋：

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麋，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駟雞。¹⁰

周一良認為，此「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南方之奚」的婢女，應當即為溪人。¹¹

(5) 《南史·胡諧之傳》：

建元二(480)年，為給事中、驍騎將軍，上(齊高帝蕭道成)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胡)諧之家人語僞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僞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馬，柏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柏年云，胡諧是何僞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¹²

⁹ 《資治通鑑》，卷115，〈晉紀三十七〉，安帝義熙六(410)年條，頁3629。

¹⁰ (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19，〈奴婢第六〉，頁466。

¹¹ 參見前引周一良之文，頁48。

¹² 《南史》，卷47，〈胡諧之傳〉，頁1176-1177。

按胡諧之為豫章南昌（江西省南昌縣東）人，蕭道成任江州刺史時用為江州別駕，頗受重用。諧之家人講俚語，又被罵為俚狗，諧之應為溪人無疑，或至少是長期與溪人雜居，受溪人習性之影響。¹³

（6）《梁書·楊公則傳》：

東昏夜選勇士攻（楊）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¹⁴

按《南史·楊公則傳》亦有類似記載：「公則所領多是湘溪人，性怯懦」。¹⁵其意概指湘州之溪人。此事《資治通鑑》繫於齊和帝中興元（501）年，唯載：「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¹⁶缺「溪」字，陳寅恪已指出其為不解「溪」字之義而誤改。¹⁷

以上（1）至（6）是學界關於魏晉南朝的溪族較無爭議的記載文獻。另有幾條隋初的史料，稍有爭議，亦附於下。

（7）《隋書·史萬歲傳》：

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史萬歲）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眾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¹⁸

按《北史·史萬歲傳》、¹⁹《通鑑·隋紀一》開皇十（590）年，²⁰皆有雷同之記載。

¹³ 白翠琴認為胡諧之世代為官，是否溪人無從考證，但起碼是與溪人雜居，故其家裡人語有溪音。參見白翠琴，《魏晉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第十一章〈中南諸族的發展和變化〉，頁445。

¹⁴ 《梁書》，卷10，〈楊公則傳〉，頁196。

¹⁵ 《南史》，卷55，〈楊公則傳〉，頁1366。

¹⁶ 《資治通鑑》，卷144，〈齊紀十〉，中興元(501)年冬十月條，頁4501。

¹⁷ 參見前引陳寅恪之文，頁545。

¹⁸ 《隋書》，卷53，〈史萬歲傳〉，頁1354。

¹⁹ 《北史》，卷73，〈史萬歲傳〉，頁2524。

(8) 《隋書·楊素傳》：

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
(楊)素汎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
守溪洞。²¹

按《通鑑·隋紀一》開皇十(590)年，²²亦有雷同之記載。

(9) 《隋書·杜彥傳》：

高智慧等之作亂也，(杜彥)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
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屯聚，保投溪洞，彥水陸兼進。²³

(10) 《隋書·侯莫陳穎傳》：

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
之，於是徵(侯莫陳)穎入朝。及進見，上(隋文帝)與穎言
及平生，以為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
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溪洞生越
多來歸附。²⁴

(11) 《隋書·令狐熙傳》：

上(隋文帝)以嶺南夷、越數為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
軍事……(令狐)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
「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
乎？」於是相率歸附。²⁵

按《北史·令狐熙傳》、²⁶《通鑑·隋紀二》開皇十七(597)年，²⁷
亦有雷同之記載。

²⁰ 《資治通鑑》，卷177，〈隋紀一〉，開皇十(590)年條，頁5531。

²¹ 《隋書》，卷48，〈楊素傳〉，頁1285。

²² 《資治通鑑》卷177，〈隋紀一〉，開皇十(590)年條，頁5531。

²³ 《隋書》，卷53，〈杜彥傳〉，頁1372。

²⁴ 《隋書》，卷55，〈侯莫陳穎傳〉，頁1381。

²⁵ 《隋書》，卷56，〈令狐熙傳〉，頁1386。

²⁶ 《北史》，卷67，〈令狐熙傳〉，頁2353。

(12) 《隋書·煬帝紀下》大業十二(616)年秋七月：

高涼通守洗瑤微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²⁸

按《北史·隋煬帝本紀》大業十二年秋七月，²⁹亦有雷同之記載。

以上(7)至(12)條史料，是隋代併滅南朝之後，南方有所謂「溪洞」的反抗或叛亂。川本芳昭曾研究六朝時期所謂的「洞」，認為「洞」含有濃厚的蠻族或非漢族聚落的性格，這種含義的洞，大概始見於劉宋時期，而大盛於梁末以後，其分布地域散在中國中部、南部一帶。³⁰前述(7)至(12)條史料所見的「溪洞」，由地域看來，大多位於嶺南地區，與先前文獻所見的溪族多出現於長江中游的江州、湘州地區有相當的差距。周一良認為，唐宋以後溪洞往往作溪峒，用以通稱山陬水曲之各族，不再是指南朝的溪人。³¹王仲犛則認為，溪人的宗族往往以溪洞稱之。南北朝以後，溪族這個名稱，已經少見。後來以溪峒相稱的，不是指溪族，而是指湘黔桂的苗、徭諸族了。³²那麼，前述(7)至(12)條史料所見隋代的「溪洞」，是否即指溪人居住之地，也不無疑慮。

三、評介關於溪族的研究

關於魏晉南朝溪族的主要文獻史料，已如上所摘錄。那麼，憑藉這些有限的史料，能夠知道溪族是怎樣的一個族群？以下按年代先後，檢視前人關於溪族的研究。

²⁷ 《資治通鑑》，卷177，〈隋紀二〉，開皇十七(597)年條，頁5552。

²⁸ 《隋書》，卷4〈煬帝紀下〉，頁91。

²⁹ 《北史》，卷12〈隋煬帝本紀〉，頁468。

³⁰ 參見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蠻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山越・蠻漢融合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史學雜誌》，95編8号(1986.8)，頁42-48。

³¹ 參見前引周一良之文，頁51。

³² 王仲犛，《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六章第六節〈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頁472-473。

近代學者對溪族的研究，應始於周一良與陳寅恪。如前所述，周一良在 1938 年發表〈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最早對溪族加以考證，認為魏晉南朝的溪族，多以漁釣為業，散在南境諸州（如江州、湘州），其來源不可曉。東晉大將陶侃、陶侃之曾孫即大詩人陶淵明皆出身於溪人，南齊將領胡諧之、梁末割據勢力余孝頃亦皆為溪人。溪人有獨自的語言，所謂「僞音不正」、「言語嘍厲」。又說溪人文化甚高，多舟船兵甲。唐代溪人宗族之居地仍稱溪洞，但唐宋以後溪洞往往作溪峒，用以通稱山陬水曲之各族，與南朝之溪人不同。³³1944 年陳寅恪發表〈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除了大致同意周一良之說外，並進一步認為溪族實即為《後漢書·南蠻傳》的槃瓠種蠻，此支蠻種所以號為溪者，與五溪地名至有關係，亦即所謂的五溪蠻。又認為溪族多為天師道信徒。³⁴

由於史料殘闕，以上周一良與陳寅恪關於溪族的考證，不免多出於推論。如從陶侃少時曾以漁釣為業，推論溪人多以漁釣為業。從溪族之名可能與五溪地名有關，推論溪族實即為《後漢書·南蠻傳》的槃瓠種蠻。從南齊將領胡諧之家族人名多見天師道信徒加「之」的習慣，推論溪族多為天師道信徒。當然，在史料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做這些推論，並無不可，只是儘管有這些推論，溪族的族群內涵依然很含糊。

在周一良、陳寅恪之後，余嘉錫對僞（溪）字別有新解。1948 年余嘉錫在〈釋僞楚〉一文中，認為永嘉亂後北人南下雜處於江淮之間者，謂之「雜楚」，吳人薄之，亦呼「僞楚」，另把九江豫章諸楚人稱為僞。³⁵余嘉錫又在注解前節史料（2）《世說新語·容止篇》陶侃

³³ 參見前引周一良之文，頁47-51。

³⁴ 參見前引陳寅恪之文，頁540-545。

³⁵ 余嘉錫，〈釋僞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冊(1948)，頁49。

被罵「溪狗」條，認為溪狗當作傒狗，南朝士大夫呼江右人為傒狗，猶之呼北人為傖父，皆輕詆之辭，又說齊、梁之時，並呼湘州人為溪。³⁶可見，余嘉錫並不把溪（傒）視為一特定之族群，而是當時地域社會互相輕詆之語。不過，余嘉錫之說在周一良、陳寅恪之後，而完全沒有回應周一良、陳寅恪對溪族既有的論述，其說亦乏有力之依據，因此較少被學界重視。

此後學界關於溪族的研究，沈寂很久。王仲羣 1979 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曾對溪人有如下之描述。溪人大概分布在今江西省的南部和廣東省的曲江一帶，被北來的世家大族歧視，罵為溪狗。溪人很多被漢人掠賣為奴婢，溪人也曾激烈反抗。南北朝以後，溪族這個名稱，已經少見。後來以溪峒相稱的，不是指溪族，而是指湘黔桂的苗、徭諸族了，因為那時溪族早已和漢族融合了。³⁷基本上，王仲羣只是綜合周一良與陳寅恪對溪族的論述而已。

1988 年何光岳出版的《南蠻源流史》，才又有關於溪族源流之論述。何光岳在書的第十四章〈溪人的來源和遷徙〉中，認為溪人乃夏代奚仲之裔，出於黃帝族，建有奚國，歷夏商周，後被齊國所滅，奚國的一些族人流散至南方，與當地的濮、越、蠻和苗人結合，形成溪人。南北朝到隋唐時，溪人分布於湘、贛和兩廣一帶的山區，到宋代時大多已融入漢族了。³⁸何光岳關於溪族源流的考證，多借重文字之訓詁，如認為「溪人乃夏代奚仲之裔，出於黃帝族」，並對其後之流

³⁶ 前引(劉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下卷上，〈容止第十四〉，頁 617-618。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76)，下卷，〈容止第十四〉，頁 473，亦引用余嘉錫〈釋傖楚〉一文，贊同其說。

³⁷ 參見前引王仲羣，《魏晉南北朝史》，第六章第六節〈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頁 472-473。

³⁸ 參見何光岳，《南蠻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第二部分第 14 章〈溪人的來源和遷徙〉，頁 214-247。

傳言之鑿鑿，相較於周一良嚴謹的態度，認為溪族「其來源不可曉」，何光岳之論相對地難以讓人取信。

1992 年，劉美崧發表〈陶淵明族屬辨溯〉一文，除了對陳寅恪所說溪族之名與五溪地名有關，有所保留之外，大致同意前述周一良、陳寅恪對溪族的推論，並且進一步認為，中古時期的溪人，應是古代東夷的一支徐夷的後裔，後來又演變為近代的畬族。³⁹劉美崧的說法，除了依據歷史文獻之外，也參考出土文物、民族傳說、宗教信仰、語言等方面的資料，立論似較嚴謹。不過不論如何，在史料殘闕的情形下，關於中古時期溪人的族群內涵，大多也止於推論，依此再追溯其源流，不免仍多揣測之論，如說陶侃少時魚釣的舉動，似受徐夷崇奉始祖徐偃王故事的影響，又說陶侃被罵為溪狗，可知其家族曾信仰犬圖騰等等。⁴⁰

吳永章在 1992 年出版的《中南民族關係史》，有述及溪人的部分，大致是綜合前人的研究，而又認為溪人之居地是以湖南為中心，向南延伸至廣東韶關一帶，向東由沅、湘二水入贛水流域，這一地區為盤瓠蠻的生活區。又說，隨著東晉南朝對江南的不斷開發，處於平原與交通要道的溪人，逐漸融合於漢族之中，而居山地的溪人，唐宋以後則被稱為瑤、畬族人，這是南朝以後溪人從史籍中消失的原因。

⁴¹由於吳永章多為綜合性說法，未舉出具體論據，姑做為參考。

1996 年，祝注先發表〈陶淵明溪族論說〉一文，認同陶淵明為溪族之說，亦贊同陳寅恪所說溪人即五溪蠻，是槃瓠的後裔，並指出其

³⁹ 參見劉美崧，〈陶淵明族屬辨溯〉，《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頁92-97。

⁴⁰ 同上，頁95。按「溪狗」應是歧視溪人之語，不應據此揣測溪人信奉犬圖騰。正如《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點校本），卷200，〈邊防十六〉，引傅奕語：「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詔曰：『當剗漢狗飼馬，刀剗漢狗頭，不可剗草也』……」（頁5495），此處「漢狗」亦是歧視漢人之語，不可據此揣測漢人信奉犬圖騰。

⁴¹ 參見吳永章，《中南民族關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第六章第一節〈南北朝與蠻族的關係〉，頁88-89。

先人於春秋戰國之際曾建立溪子國，善以柘桑制作弓弩而聞名於世，亦認為居住於平原地區和交通要道的溪人，逐漸融合於漢族之中，而僻處山陬的溪人，唐宋以後則被稱為瑤族或畬族。⁴²祝注先之說亦大多綜合前人論述，而溪族先人於春秋戰國之際曾建立溪子國之說，亦多憑文字之訓詁，難以取信。

白翠琴在 1996 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民族史》，有一小節〈僊人的分布變遷〉，內容大致採自前述王仲犛的綜合整理，並無新意。⁴³

1998 年農學冠〈陶淵明溪族源流考〉一文，除了仍繼承前人對溪族的說法之外，認為溪族分布於江漢、江淮，直到東海，而以江西一帶為主，依活動地域及信仰習俗推斷，鄱陽、江州一帶的溪族，實屬山越的一支，又從語言、住居、衣飾、宗族活動、宗教信仰等傳統習俗，認為溪族後來成為瑤族先民的一支。⁴⁴農學冠溪族後來成為瑤族先民的一支的說法，暫且勿論，鄱陽、江州一帶的溪族實屬山越的一支的說法，則值得留意（見後）。

四、關於溪族的族群內涵

以上是近幾十年以來，學界對魏晉南朝溪族的研究情況。綜而觀之，大多是承襲周一良與陳寅恪對溪族的推論。歸納起來，學界對魏晉南朝溪族的特色有以下幾項：（1）溪族分布於江漢、江淮，直到東海，而以江西一帶為主。（2）溪人多以漁釣為業。（3）溪人有獨自的語言。（4）溪人文化甚高，多舟船兵甲。（5）溪人被漢人歧

⁴² 參見祝注先，〈陶淵明溪族論說〉，《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2期，頁68-72。

⁴³ 參見前引白翠琴，《魏晉南北朝民族史》，第十一章〈中南諸族的發展和變化〉，頁445-446。

⁴⁴ 參見農學冠，〈陶淵明溪族源流考〉，《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4期，頁91-95。

視，很多被漢人掠賣為奴婢。（6）溪族實即五溪蠻，是槃瓠種蠻的一支。（7）溪族多為天師道信徒。另外關於溪族的族源，有人認為是出於黃帝族，夏代奚仲之裔（何光岳）。有人認為是出於古代東夷的一支徐夷的後裔（劉美崧）。有人認為是出於孫吳山越的一支（農學冠）。

從以上溪族的特色觀之，溪族的族群內涵仍然非常的模糊。溪族的分布看似很遼濶，但多是從史料出現的幾個點推論，難以辨識是聚族而居，或與他族交錯雜居？溪人多以漁釣為業，但江南各地本多溪流沼澤，各土著族群除了農耕狩獵之外，大多也以漁釣為業，因此漁釣談不上是某族群的特色。溪人有獨自的語言，但只知道：「溪音不正」、「言語嘍厲」。至於說溪族多為天師道信徒，恐怕當時包括許多漢族與非漢族人民，多為天師道信徒。總之，在現有文獻史料殘闕的情況下，儘管發揮想像做盡情的推論，溪族的族群意象仍然非常的模糊。

陳寅恪認為，溪族實即《後漢書·南蠻傳》的槃瓠種蠻，此支蠻種所以號為溪者，與五溪地名至有關係，亦即所謂的五溪蠻。這一推論，或許有助於我們對溪族的了解。

所謂的五溪蠻，是由今湖南沅水流域的五條支流而得名。關於五溪的地望，學界仍有爭議，一般多依據酈道元《水經注》的說法。《水經注·沅水》：

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橘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⁴⁵

有人認為，漢代五溪之地只在沅水中游及其右岸一帶，魏晉以降五溪的概念擴及於整個沅水中上游地區。⁴⁶五溪地區漢代以來屬武陵郡，

⁴⁵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段仲熙點校，《水經注疏》(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卷37，〈沅水〉，頁3079。

故五溪蠻常被包涵於武陵蠻之中，亦即五溪蠻應只是武陵蠻的一部分，史書有時特稱為武陵五溪蠻。⁴⁷此一地區先秦以來都被視為沒有文化的蠻夷之地，但近年來在這一地區從事的考古挖掘，至 1995 年為止發現先秦時期的古文化遺址 700 餘處，包括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的文物都有，其史前原始文化的經濟生活，基本上是以定居農業經濟為主，同時兼營採集、漁獵經濟。⁴⁸同時，這一地區的考古文物有一明顯的特點，即自舊石器時代至春秋戰國時代都不見三足器，因此有人認為五溪地區的土著文化就是一種沒有三足器的文化。⁴⁹

然而，五溪蠻並不是一個特定族群的稱呼。先秦時期暫且不談，根據研究，漢晉以來武陵地區的族群成分非常複雜，所謂武陵蠻至少包括槃瓠蠻（由）、廩君蠻（巴）、俚（醴）、蜒（誕）等各族。⁵⁰如上所說，五溪蠻應只是武陵蠻的一部分，那麼五溪蠻的族群成分為何？一般傾向是武陵蠻中的槃瓠蠻（由人）。⁵¹不過，五溪周遭族群複雜，五溪蠻未必全屬槃瓠蠻。⁵²蓋由於蠻的族群成分複雜，當時習慣上是以州郡地名或山川地名加在蠻字之上，以表現當時漢人對某地非漢族群的一種概稱。⁵³即使五溪蠻屬槃瓠蠻，但槃瓠蠻的概念也很

⁴⁶ 參見陳致遠，〈“五溪”地望說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1期，頁49-55。

⁴⁷ 王瑞蓮認為，五溪蠻只是武陵蠻中的一部分。參見王瑞蓮，〈試論武陵、五溪的區別及五溪蠻的分布〉，《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9年第5期，頁44-47。

⁴⁸ 向安強，〈“五溪蠻”地區史前農業探析〉，《農業考古》，1995年3期，頁43-50。

⁴⁹ 舒向今，〈“五溪蠻”地的先秦文化〉，《民族研究》，1990年5期，頁58-65；前引向安強，〈“五溪蠻”地區史前農業探析〉，頁46。

⁵⁰ 參見朱俊明，〈論漢晉以前武陵民族成份及來源〉，《貴州民族研究》，1982年2期，頁26-37；張雄，〈漢魏以來“武陵五溪蠻”的活動地域及民族成分述考〉，《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1期，頁25-33。

⁵¹ 王瑞蓮認為，五溪蠻的族群成分以苗蠻為主體。朱俊明認為武陵蠻中的由是瑤苗系的槃瓠蠻。參見前引王瑞蓮，〈試論武陵、五溪的區別及五溪蠻的分布〉，頁47；前引朱俊明，〈論漢晉以前武陵民族成份及來源〉，頁30-31。

⁵² 張雄認為，五溪地區族群複雜，唐末五代以前五溪周遭雜居著巴蠻、越人、盤瓠蠻。參見前引張雄，〈漢魏以來“武陵五溪蠻”的活動地域及民族成分述考〉，頁33。

⁵³ 參見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收於《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6），頁52。

複雜。有人指出盤（槃）瓠是中國南方民族較為普遍的一種圖騰崇拜，有這種圖騰崇拜的族裔分布很廣，「東至皖西甚及會稽外海，西抵巴蜀，北達江漢流域，南包五嶺之前」，唐宋以後的苗、瑤、畚各族皆屬之。⁵⁴有人認為，槃瓠蠻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切的稱呼，古籍作者對南方眾多民族成分缺乏瞭解，許多不存在槃瓠崇拜的民族，被一概說成「祖乃盤瓠之後」，而被囊括在盤瓠蠻之中。⁵⁵可見連盤瓠蠻本身的概念都充滿爭議，則五溪蠻的族群內涵更難以清楚了。

事實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含糊的概念，其內涵包括許多非漢族的不同族類，蠻只是對當時長江流域各非漢族群的泛稱，⁵⁶五溪蠻則是對五溪地區各非漢族群的泛稱。因此，即使如陳寅恪所推論的，溪族即所謂的五溪蠻，也只能把溪族理解為當時的一個非漢族群，甚至溪族應否視為一個族群，亦不無爭議，不過「溪人」不被視為漢族，應是較無爭議的。

附帶一提，如前所述，農學冠認為鄱陽、江州一帶的溪族實屬山越的一支。⁵⁷如果說所謂的山越實是泛指三國時代孫吳境內的各非漢族群，兩晉以後轉化為以各種不同的族稱出現，⁵⁸則說溪族原屬山越的一支亦無不可。

五、陶侃與溪族的關係

如前所述，1938 年周一良指出東晉名將陶侃與大詩人陶淵明出於溪族，嗣後陳寅恪贊同其說，學界未見反對意見。直到 1957 年古直

⁵⁴ 參見吳永章，〈盤瓠考述〉，《思想戰線》，1986年2期，頁39-40。

⁵⁵ 參見前引石建中，〈試論盤瓠神話和苗族族源〉，《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1期，頁53。

⁵⁶ 參見前引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頁29-56。

⁵⁷ 參見前引農學冠，〈陶淵明溪族源流考〉，頁92。

⁵⁸ 參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3期（2005.6），頁1-26。

發表〈陶侃陶淵明是漢族還是溪族呢？〉，⁵⁹質疑周一良與陳寅恪之說，1982 年又有魏本亞發表〈陶侃、陶淵明果真是溪族人嗎？〉，⁶⁰也提出不同的看法，基本上都是質疑陶侃、陶淵明出自溪族之說。但與魏本亞同時，路景雲發表〈答魏本亞同志〉，⁶¹有力的反駁古直與魏本亞的質疑，此後學界普遍都贊同周一良與陳寅恪之說，⁶²陶侃、陶淵明出自溪族，可謂已成為定論。

檢視陶侃出自溪族的史料，主要是根據第二節史料（2）所引《世說新語·容止篇》溫嶠罵陶侃為「溪狗」。其次是《晉書·陶侃傳》史臣曰：「士行（陶侃字）望非世族，俗異諸華」，⁶³即陶侃與中華人士不同習俗，當為外族。⁶⁴另外，《晉書·陶侃傳》又載：

（張）夔察（陶）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⁶⁵

⁵⁹ 參見古直，〈陶侃、陶淵明是漢族還是溪族呢？〉，刊於《光明日報》，1957年7月14日。

⁶⁰ 魏本亞，〈陶侃、陶淵明是溪族人嗎？〉，刊於《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3期，頁77-79。筆者尚未尋獲前引古直之文，但魏本亞此文有引述古直之文的內容大要。

⁶¹ 路景雲，〈答魏本亞同志〉，刊於《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3期，頁80-82。

⁶² 參見遼欽立，〈關於陶淵明〉，收於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頁208；前引路景雲，〈答魏本亞同志〉，頁80-82；劉自齊，〈《桃花源書》與湘西苗族〉，《學術月刊》，1984年7期，頁69；彭秀樞，〈《桃花源記》是武陵蠻生活的縮影〉，《吉首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頁61；前引何光岳，《南蠻源流史》，第二部分第14章〈溪人的來源和遷徙〉，頁223；前引劉美崧，〈陶淵明族屬辨溯〉，頁92-93；前引吳永章，《中南民族關係史》，第六章第一節〈南北朝與蠻族的關係〉，頁88；前引祝注先，〈陶淵明溪族論說〉，頁68-69；前引白翠琴，《魏晉南北朝民族史》，第十一章〈中南諸族的發展和變化〉，頁445；前引農學冠，〈陶淵明溪族源流考〉，頁91；張迎勝，〈陶淵明族屬及《桃花源記》并詩〉別論，《中華文史論叢》，56輯（1998），頁45-59；王水根，〈陶淵明與“南蠻”族〉，《南方文物》，2003年2期，頁98-99；龍興武，〈《桃花源記》與武陵苗族〉，《學術月刊》，2006年6期，頁25。

⁶³ 《晉書》，卷66〈陶侃傳〉，頁1782。

⁶⁴ 按魏本亞曾把「俗異諸華」解釋為：陶侃沒有當時中原世族飲酒吃葯談玄說理的習氣，但過於牽強，已被路景雲反駁。參見前引魏本亞，〈陶侃、陶淵明是溪族人嗎？〉，頁78-79；前引路景雲，〈答魏本亞同志〉，頁82。

⁶⁵ 《晉書》，卷66，〈陶侃傳〉，頁1768。

此處「遠人」一詞，有人認為即外族人之意。⁶⁶而「中華人士」恥為孫秀掾屬，才任用陶侃，顯見陶侃並非「中華人士」，當為外族人。總之，陶侃身上應當保有某些異族的色彩，而不被「中華人士」視為同類，很可能確實是出自非漢族的溪族人。

然而，據《晉書·陶侃傳》，陶侃的父親陶丹，曾為孫吳的揚武將軍，本鄱陽（江西省鄱陽縣）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江西省九江縣南）。陶侃早年孤貧，為縣吏，與鄱陽孝廉范逵交游，顯示陶侃並非遠離漢族社會聚族而居，而是已漸融入漢族社會了。陶侃入仕之後，因門第低下，以及南土人士的關係，頗受北方人士的歧視打壓，⁶⁷但仍憑其才華，嶄露頭角。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劉弘辟陶侃為南蠻長史，更讓陶侃以軍功發迹。按南蠻校尉乃辦理蠻情的專責機構，陶侃被任命為南蠻長史，或與其外族出身熟悉蠻情有關，頗有「以蠻治蠻」的味道。⁶⁸此後陶侃參與討平陳敏之亂，在東晉建國過程中屢建軍功，王敦之亂平定之後，陶侃升任為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掌握上游軍政大權。蘇峻之亂，更被推為討伐軍盟主，即在此時，陶侃尚且被溫嶠在背後罵為「溪狗」。亂平後任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位極人臣。咸和七（332）年薨，時年七十六。

陶侃出身或與溪族有關，但其創業多憑個人才華，未見有溪族勢力之奧援。陶侃在任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時，曾派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伐五谿夷（五溪蠻），⁶⁹若說溪族與五溪蠻有關，

⁶⁶ 參見前引張迎勝，〈陶淵明族屬及《桃花源記并詩》別論〉，頁46。

⁶⁷ 關於陶侃仕途中常受歧視打壓，參見魏斌，〈東晉尋陽陶氏家族的變遷〉，《中國史研究》，2002年4期，頁21-32；楊合林，〈陶侃及陶氏家族興衰與門閥政治之關係〉，《史學月刊》，2004年7期，頁22-26。

⁶⁸ 參見前引張迎勝，〈陶淵明族屬及《桃花源記并詩》別論〉，頁50-51。

⁶⁹ 《晉書》，卷66，〈陶侃傳〉，頁1775。

恐怕其關聯也不如想像的密切，五溪蠻內涵本來就很複雜，由陶侃討伐五溪蠻，顯示陶侃與五溪蠻似乎也沒有強烈的同族意識。

陶侃是東晉創業功臣，其家族勢力隨著其功業而急速擴張，但陶侃死後，其家族也急速衰落，而未能成為新的門閥。⁷⁰不過，陶氏子孫由軍功走向士人化的轉變，值得留意。陶侃第十子陶範，歷尚書、秘書監、光祿勳，與僑姓士族袁宏、王胡之等交往，亦與廬山僧團關係密切，顯示陶氏後人進入東晉主流社會的渴望，然而陶範仍常受僑姓士族的排斥。⁷¹陶氏在陶侃孫輩以後，又有一種隱逸的傾向，如陶侃孫陶淡，州舉秀才，「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⁷²另外，最有名的就是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⁷³

六、陶淵明的族屬問題

陶淵明（陶潛）是陶侃的曾孫，祖茂官任武昌太守，父逸官任安城太守。由於父親早逝，家道中衰，幼年家貧。⁷⁴《宋書·陶潛傳》載其簡歷：

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為

⁷⁰ 關於陶氏家族的衰落，參見前引魏斌，〈東晉尋陽陶氏家族的變遷〉，頁27-29；楊合林，〈陶侃及陶氏家族興衰與門閥政治之關係〉，頁25-26；冉曉虹，〈陶侃及其家族的歷史與東晉南北朝政治之關係〉，《滄桑》，2006年2期，頁9-10。

⁷¹ 參見前引魏斌，〈東晉尋陽陶氏家族的變遷〉，頁27-28。

⁷² 《晉書》，卷94，〈陶淡傳〉，頁2460。

⁷³ 這是鍾嶸（468？-519？）在《詩品》中對陶淵明的評語。參見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詩品卷中〈宋徵士陶潛詩〉，頁260。

⁷⁴ 參見陳怡良，〈陶淵明的家世與家庭〉，（上）、（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7卷8期、9期，頁40-47、頁52-60。陳怡良綜合各家考證，認為陶淵明字元亮，歸隱後改名為潛。其父逸因故失官又不營家務，致家道中落。

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⁷⁵

按史文僅載陶淵明歷職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去職之後未再任官，終身歸隱田園，以詩文自娛。其詩文多描述田園風光、抒發隱士懷抱，因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田園詩的開拓者。⁷⁶

現存史籍，《宋書》、《晉書》、《南史》均有陶淵明傳，梁昭明太子蕭統也有陶淵明傳。然而，以上諸史傳對陶淵明的生平事跡，記載多零星簡略，對其人格形象的描寫也多有偏頗扭曲的情形。⁷⁷大致上諸史都強調陶淵明高潔不群、安貧樂道的隱士形象。這應與史傳重點在於人格特質的刻畫有關。⁷⁸儘管如此，比起陶侃在史文中曾被罵「溪狗」，或被指「俗異諸華」，諸家史傳完全未載有關陶淵明任何異族色彩的隻言片語，頗值得留意。陶淵明歸隱之後，仍然與王弘、顏延之、殷景仁等名流交往。尤其在文壇上與謝靈運齊名的顏延之，更著有〈陶徵士誄〉，推崇陶淵明安貧樂道，高蹈獨善之品德。陶淵明的詩，因此而能被後世史家、詩人所重視。⁷⁹不論如何，陶淵明的友人對他絲毫沒有任何異類眼光，顯示陶淵明已融入漢族社會，在陶淵明身上已看不到任何異族色彩。

陶淵明因仕途不如意而歸隱田園，其仕途不如意的因素，一般都歸之於當時森嚴的門閥制度，亦即陶淵明因其門第不顯，難於在官場伸展抱負。⁸⁰另外，據袁行霈的考察，陶淵明先後出仕共五次：第一

⁷⁵ 《宋書》，卷93，〈陶潛傳〉，頁2287。

⁷⁶ 參見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緒論〉，頁14-16。

⁷⁷ 參見齊益壽，〈論史傳中的陶淵明事迹及形象〉，收於《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109-159；王國瓔，〈史傳中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12期(2000.5)，頁1-36。

⁷⁸ 前引王國瓔，〈史傳中的陶淵明〉，頁14。

⁷⁹ 參見前引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緒論〉，頁31。

⁸⁰ 參見路景雲，〈陶淵明門第觀念之我見〉，《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3期，頁67-

次起為州祭酒，因不堪吏職而辭去。第二次入桓玄軍幕，希望挽救當時腐敗的朝政，因母喪丁憂居家，不久桓玄篡晉。第三次入仕，是在丁憂未滿期間，劉裕起兵討桓玄，陶淵明為劉裕的鎮軍參軍。不到一年之間，劉裕消滅了桓玄，權勢日益提高，陶淵明一方面未受重用，一方面感受政局的險惡，乃抽身離開是非之地。第四次入仕，是陶淵明改任劉敬宣的建威參軍，做為引退的過渡方法。第五次求為彭澤縣令，找機會辭官。綜觀陶淵明官場失意的原因，第一是仕宦生活不符合其崇尚自然的本性，第二是政局險惡，稍有不慎即有殺身之禍，第三是看透桓玄、劉裕的野心，不值得為其効力。⁸¹不論如何，陶淵明仕途不如意的因素之中，族群問題似乎並不是重要的因素。

再從陶淵明的思想觀之。陶淵明幼年已家道中衰，但他「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⁸²深受傳統經學以及當時玄學思潮的影響。其詩文中也有像〈形影神〉這種批判佛、道迷信，肯定自然的哲理詩。⁸³陳寅恪認為，陶淵明的思想乃承襲魏晉清談演變的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新自然說，可說舊義革新，孤明先發，為中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⁸⁴可見，在玄學思潮迷漫的時代，陶淵明與當時社會名流交往，已深刻融入當時的社會，並且在玄學思想上，有所創新。

由上可見，陶氏家族自史實記載較明確的陶侃已來，愈來愈融入漢族社會，到陶淵明時代，其異族色彩幾乎已經不見了。陶淵明在文

73；王立群，〈陶淵明與門第觀念〉，《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3期，頁91-95；前引魏斌，〈東晉尋陽陶氏家族的變遷〉，頁32；楊合林，〈陶侃及陶氏家族興衰與門閥政治之關係〉，頁26；冉曉虹，〈陶侃及其家族的歷史與東晉南北朝政治之關係〉，頁10。

⁸¹ 參見袁行霈，〈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2期，頁195-211。

⁸² 《晉書》，卷94，〈陶潛傳〉，頁2460。

⁸³ 參見前引逄欽立，〈關於陶淵明〉，頁206、213-221。

⁸⁴ 參見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收於前引《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頁1011-1035。

學、玄學思想上，更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不論如何，當時人已不以異族視之。

那麼，陶淵明本身的內心世界又有何種族群意識呢？陶淵明曾作〈命子〉詩，論其祖先榮光。其詩開頭即云：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⁸⁵

把陶氏的祖先追溯至儒家傳說中的聖君陶唐氏堯，其後又述及堯之子虞賓，夏之御龍，商之豕韋，周之陶叔等偉大人物。春秋戰國的動亂時代，陶氏人物不顯，到秦漢時代，又有陶舍、陶青，陶青為漢景帝的丞相等等。〈命子〉詩形同陶氏祖譜，有人認為這一祖譜的建構，一方面敘述其家族源遠流長，一方面敘述陶氏人物的「顯」與「晦」，都是依道而行。⁸⁶然而，這一祖譜的建構，可能完全是依據先人所留之材料，也有可能是陶淵明自己增加材料而成。若是前者，可能陶淵明本身對這一祖譜深信不疑，⁸⁷顯示陶淵明已徹底的漢化而不自知。若是後者，則難免被批評是出於光耀門庭之目的而自我附會之辭，這種攀附華夏的用心，表露了一個「望非世族，俗異諸華」者後裔的自卑感和自尊心。⁸⁸

陶淵明另一作品〈桃花源記并詩〉，也常受到學界的注意。陳寅恪曾認為，陶淵明寫〈桃花源記并詩〉，是根據北方弘農或上洛真實的桃花源，把當時塢壁的生活加以理想化而成。⁸⁹不過，後來陳寅恪

⁸⁵ 參見前引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1，〈命子〉，頁27-28。

⁸⁶ 參見楊合林，〈陶氏家族傳統的建構與傳承—從陶淵明的《命子》詩談起〉，《江西社會科學》，2001年10期，頁33-36。

⁸⁷ 魏本亞據〈命子〉詩，認為陶淵明不承認自己是溪族人。其意應說陶淵明深信自己祖先來自華夏。參見前引魏本亞，〈陶侃、陶淵明是溪族人嗎？〉，頁78。

⁸⁸ 參見前引逯欽立，〈關於陶淵明〉，頁208；路景雲，〈答魏本亞同志〉，頁82。

⁸⁹ 參見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收於前引《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頁1169-1178。

又認為，〈桃花源記并詩〉所載：「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⁹⁰正是一篇溪族紀實文字。⁹¹近來學者又都傾向認為〈桃花源記并詩〉，是陶淵明對武陵地區蠻族社會生活的真實描寫。並進一步認為，這是陶淵明自我族群意識的顯現。⁹²

另外，有人認為陶淵明常自稱「羲皇上人」，⁹³羲皇即伏羲氏，而伏羲與槃瓠原為同一神，⁹⁴故「羲皇上人」隱含尋根覓祖之意。⁹⁵又陶淵明詩文作品中常喜歡提到「南山」，⁹⁶傳說中的槃瓠與公主即到南山的巖洞居住，繁衍後代，南山成為武陵蠻祖居地的象徵。⁹⁷陶淵明詩文作品〈遊斜川〉中的「斜川」，可能是其先民生活過的地方，遊斜川或許是尋根之遊。這些都隱含陶淵明有自我族群的意識。⁹⁸

綜而言之，陶氏家族自陶侃以來，已愈來愈融入漢族社會，到陶淵明時代，幾乎已經不見任何異族色彩了，至少當時人已不以異族視之。陶淵明本身，雖然可能知道先祖的異族身分而特意附會華夏，却在內心深處潛藏著自我族群的意識。依據血緣，可以說陶淵明出自南方溪族，但當時漢人不以異族視之，陶淵明對外也不承認自己是溪族。至此，不能不說溪族出身的陶淵明已漢化融入漢族社會了。

⁹⁰ 前引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六，〈桃花源記并詩〉，頁165。

⁹¹ 參見前引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頁542。

⁹² 參見前引劉自齊，〈《桃花源書》與湘西苗族〉，頁69-71；彭秀樞，〈《桃花源記》是武陵蠻生活的縮影〉，頁61-64；劉美崧，〈陶淵明族屬辨溯〉，頁93；張迎勝，〈陶淵明族屬及《桃花源記并詩》別論〉，頁54-59；龍興武，〈《桃花源記》與武陵苗族〉，頁21-26；王水根，〈陶淵明與“南蠻”族〉，頁99。

⁹³ 前引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七，〈與子儼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頁188）。

⁹⁴ 聞一多，《神話與詩》（台中：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伏羲考〉，頁61。

⁹⁵ 參見前引張迎勝，〈陶淵明族屬及《桃花源記并詩》別論〉，頁52。

⁹⁶ 前引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二，〈歸園田居五首〉：「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頁42）；卷三，〈飲酒二十首〉：「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頁89）；卷四，〈雜詩十二首〉：「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頁119）。

⁹⁷ 前引張迎勝，〈陶淵明族屬及《桃花源記并詩》別論〉，頁52-53。

⁹⁸ 參見前引張迎勝，〈陶淵明族屬及《桃花源記并詩》別論〉，頁51-54。

七、結語

東晉南朝史籍有零星關於溪族的記載，向來並不被留意。自從周一良、陳寅恪對此族加以考證，並認為東晉名將陶侃、大詩人陶淵明出於溪人之後，學界關於溪族的研究紛紛而出。儘管如此，由於史料殘闕，關於溪族的族群內涵，至今仍模糊不清。

一般認為，魏晉南朝溪族的特色有以下幾項：(1)溪族分布於江漢、江淮，直到東海，而以江西一帶為主。(2)溪人多以漁釣為業。(3)溪人有獨自的語言。(4)溪人文化甚高，多舟船兵甲。(5)溪人被漢人歧視，很多被漢人掠賣為奴婢。(6)溪族實即五溪蠻，是槃瓠種蠻的一支。(7)溪族多為天師道信徒。然而，仔細思索這些特色並不能把所謂的溪族描繪清楚。倒是由溪族即所謂的五溪蠻的說法加以追蹤，發現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含糊的概念，其內涵包括許多非漢族的不同族類，蠻只是對當時長江流域各非漢族群的泛稱，五溪蠻則是對五溪地區各非漢族群的泛稱。因此，所謂的溪族，未必是一個概念明確的特定族群，而只能理解為當時非漢族群「蠻」的一部分。

依據史料，陶侃曾被當時人罵為「溪狗」，《晉書·陶侃傳》史臣曰也說他：「望非世族，俗異諸華」，陶侃身上應當保有某些異族的色彩，而不被「中華人士」視為同類，很可能確實是出自非漢族的溪族人。但陶侃的父親曾為孫吳的揚武將軍，陶侃早年曾任縣吏，並與當時地方官員交游，顯示陶侃並非遠離漢族社會聚族而居，而是已漸融入漢族社會。陶侃出身或與溪族有關，但其創業多憑個人才華，未見有溪族勢力之奧援。

陶氏家族自陶侃以來，已愈來愈融入漢族社會，到陶侃的曾孫陶淵明時代，幾乎已經不見任何異族色彩了，至少當時人已不以異族視之。陶淵明本身，雖然可能知道先祖的異族身分而特意附會華夏，却

在內心深處潛藏著自我族群的意識。依據血緣，可以說陶淵明出自南方溪族，但當時漢人不以異族視之，陶淵明對外也不承認自己是溪族。至此，可以說溪族出身的陶淵明已經漢化融入漢族社會了。

The Hsi of the Wei-chin Southern Dynasty and the Ethnic Issue in Tao Yuanming

Leu Chuen-She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Wei-chin Southern Dynasty, there are fragmentary accounts about the Hsi, yet they have seldom been noticed. Since Zhou Yiliang and Chen Yinque, who further investigated this ethnic group, considered the famous general Tao Kan of the Eastern Chin and the great poet Tao Yuanming to be the descendents of the Hsi, studies regarding the Hsi have multipli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However, owing to the insufficienc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ibe have still remained vague.

Some traits commonly adopted to depict the Hsi in effect could not clearly characterize the so-called Hsi tribe. Yet if we follow the perspective that the Hsi was the so-called Wu Hsi Man, we will find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Man itself in the Wei-ch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as rather vague, since it was a collective name for the non-Han trib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while Wu Hsi Man a general name for the non-Han tribes in the Wu Hsi area. As a result, the so-called Hsi might not refer to a specific tribe with a clear definition. We could only understand the term, the Hsi, as a part of the non-Han tribe, "Man."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Tao Kan was teased as "Hsi dog" at his time. There must be certain exotic characters in Tao Kan that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Nonetheless, Tao Kan did not isolate himself from the Han society; instead, he attempted to gradually blend himself into the Han. The origin of Tao Kan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Hsi, yet his achievements mainly came from personal talents rather than from the support of the Hsi.

Till Tao Kan's great grandson, Tao Yuanming, there was little trace of exot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ao clan. According to kinship, we may say that Tao Yuanming came from the southern Hsi, yet he was not treated as a different race by the Han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Tao Yuanming still had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tribe, he did not admit in the public that he was a Hsi. Thus, we may say that Tao

Yuanming, the descendents of the Hsi, had integrated himself with the Han society.

Keywords: the Wei-chin and Southern Dynasty, the Hsi, Tao Kan, Tao Yuanming, ethnic relation